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五十三

學海堂

毛詩細義

嘉應李庶常

麟平

著

臣工之什

臣工



嗟嗟臣工傳工官也箋云臣謂諸侯也按傳以公爲君則公卽諸侯而臣工爲諸侯之官不訓臣者臣工常語人所易曉也箋以臣爲諸侯則工爲諸侯之卿大夫而公爲君之事傳箋別矣正義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于汝在君之事是合傳箋而一之也

嗟嗟保介箋云保介車右也又曰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正義謂諸侯朝天子應唯上相入廟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一

在廟中者諸侯將歸召入而戒之按諸侯車右多大夫爲之如春秋傳言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皆非尋常勇力之士容可召入廟中戒之然如此則是惟戒其臣轉置諸侯於度外矣烈文無封靡于汝邦直勅諸侯此序言遣于廟亦當召諸侯而遣之而作詩以保介爲詞亦猶出車命將率而詞及于僕夫

耳

奄觀銍艾傳銍獲也正義曰釋名云銍獲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按銍旣是田器又訓爲穫解終費力釋文引小介正云截穎謂之銍截穎卽

穫也此解近之禹貢甸服二百里納銍孔安國傳曰銍刈謂禾穗彼銍與總結粟米並稱不爲鐵器禾穗是已穫之禾故此傳訓爲穫然良邦穫之拑拑傳云拑拑穫聲也釋訓云拑拑穫也說文云拑穫禾聲也拑與銍俱珍栗切毛蓋讀銍爲拑以其音義同也

噫嘻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噓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正義謂噫嘻皆是歎聲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救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救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救之按釋文云噓音僂毛云噫歎也噓和也如正義則傳作救今汲古閣本依釋文改作和也說文無噓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二

字有諱字玉篇諱云救也正用毛此傳是六朝舊本毛傳作救故正義從之自當仍改作救乃合正義原本但以經義論之則作和爲當臣工是遣諸侯故嗟嗟爲救此篇祈穀於上帝噫嘻之文在成王昭假之上卽率時農夫亦天子自率之無所用救釋文音噓爲僂易婦子噓嘻本或作喜喜僖與喜皆訓樂和亦樂也傳意言噫手時之和也我成王成是王事昭格于上下已有然矣今率是農人種其百種之穀將以祈膏雨於上帝也爾字毛無傳箋云其德已著至矣以矣字代經爾字說文云尔詞之必然也从入一八象氣之分散然則經字當作尔作爾者聲同假借也

率時農夫箋以農夫爲主田之吏正義曰文承成王之下則是

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峻農夫也峻
卽幽風小正及春官籥師所云田峻者也田峻主典田之官
而爾正謂之農夫故知農夫是典田之吏也按以農夫卽田
峻義自可通傳意不然幽風田峻傳云田大夫也甫田食我
農人傳云農夫食陳而農夫之慶農夫克敏及此農夫皆不
發傳則毛意田峻農夫別農夫卽農人下文爾私爾耕皆指
此農夫國語曰王耕一撥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庶人卽農
夫何言田農之夫非王所率正義述毛亦云率是典田之官
非傳意也

振鷺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緝義

也正義曰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

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

耳無取于西之義也按說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

說文作城

池此从廣韻引者从川从邑廣韻云雍與邕畧同又雍奴縣名在幽

州水經云四方有水曰雍不流曰奴靈臺於樂辟靡傳云水

旋邱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水旋邱卽四方有水然則雝者

雝水而成說文云災害也从一雝川春秋傳曰川雝爲澤凶

是雝得爲澤而辟靡所以稱澤宮也箋言西雝之澤正以雝

爲辟靡辟靡宮在西郊故曰西雝韓詩薛君章句曰鷺潔白

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

也是韓詩以西雝爲辟雍鄭義同之正義泛指水澤非也如

傳義雖當作邕如箋義雖當作應雖雍皆假借也

亦有斯容箋云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義曰以鷺鳥之白興容之威儀所云潔白之德卽鷺鳥之容也又曰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潔白之德也按德性在內威儀在外箋分兩層鷺鳥白故以喻德性鷺飛行有序而陳風植其鷺羽舞者持以自障爾疋鷺春鋤郭注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攤名之曰白鷺綬是其羽又可用爲儀故箋言威儀之善如鷺然非以威儀爲潔白也

豐年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四

序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正義曰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于祖父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于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于報故也按那與烈祖經有烝嘗何以義不取于報此經無烝嘗何以意反主于報豈周人有孝子之情而殷人獨無乎其說皆不可通載芟言春祈社稷良耜言秋報社稷此序惟言秋冬報則非祈報之報也魯語展禽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又曰高圍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如魯語禘郊祖宗之外別有報祭以祀祖宗有大功德于民者成王時

大王尙在四親廟高圉廟毀久矣而汲郡古文云成王七年冬王歸自東都立高圉廟與魯語之言合以周頌考之昊天有成命祭天圓丘所謂禘嘗也思文后稷配天所謂郊稷也我將明堂享帝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此經有祖妣而序言報其爲報祭高圉大王之詩審矣后稷豐殖百穀二王帥之故經陳黍稷萬億以明其功祭用秋冬取物成也不言所祭之王者思文言后稷我將言文王而不及武王昊天有成命當有帝嚳噫噓當有后稷序皆不言或及或不及初無義例且報爲一代之典祀言報已足以明之也四時嘗烝非可言報箋云報謂嘗烝是鄭亦以爲四時外別有嘗烝矣

豐年多黍多稌傳豐大稌稻也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釋箋皇清經解

卷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五

曰年之豐孰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按說文云季穀孰也从禾干聲春秋傳曰大有季稔穀孰也从禾念聲春秋傳曰鮮不五稔秣禾穀孰也从禾龜省聲季與稔秣一例豐訓爲大年訓爲孰豐年二字卽大孰二字春秋書有年者有孰也書大有季者大有孰也箋據春秋申傳初無二義正義讀年爲年載之年則此傳豐年爲大年魯頌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爲歲其有大年皆不可通矣

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曰今數爲然是唐時數如此也然數萬至萬曰億者謂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至萬萬爲億也則數億亦當由一億十億百億千億至萬億而爲秭是以定本集註及陸氏釋文皆作數億至萬曰

稊說文云稊五稷爲稊从禾弟聲一曰數億至萬曰稊說文
詩用毛氏古文其後一訓當據毛傳爲說此傳作數億至萬
曰稊爲合

有替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
合諸樂而奏之正義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又據經鞀磬柷
圉簫管之屬爲周之樂器無他代之樂按凡樂有器一器不
備不可成樂器不待合而自無不合者也柷圉鞀磬見虞書
商頌夏箴虞殷崇牙見明堂位亦不可謂無他代樂器也但
器雖他代所同而箋言合諸樂者實非他代之樂何則他代
之樂他代聖人作之不假周公始作序言始作樂則是周樂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而合亦惟周樂矣酌頌序下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
歸政成王後乃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凡
樂始成而告告然後奏至是又合大武象舞及清廟而下諸
樂而奏之也正義于周頌三十一篇皆是詩人見周公成王
行此事述此詩是詩非樂既詩樂分而爲二而周家一代止
有文之象舞武之大武不可以言諸樂故剏而爲合諸樂器
顯與筴相戾不可从也正義曰定本集註直云合于祖無大
字此大祖謂文王也文其述經作合于大祖釋文作而合乎
祖也今汲古閣本依釋文當改依正義原本作而合于大祖
也

應田縣鼓傳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

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正義釋傳曰應已是小田宜爲大故曰田大鼓也釋箋曰古有名棘引導鼓故知田當爲棘又爲棘以東爲聲聲旣轉去東惟有申在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按靈臺賁鼓維鏞傳云賁大鼓也此以田爲大鼓字異訓同明其相通賁卽鼗釋樂云大鼓謂之鼗說文云鼗大鼓謂之鼗鼗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賁省聲孟子曰填然鼓之兵刃旣接填與田通釋名云田填也是田然爲鼗鼓之聲賁以其形田以其聲田鼓卽賁鼓故曰田大鼓非以應已是小田宜爲大也箋以周禮有應有棘故謂田當爲棘棘以東爲聲與田聲近而棘字與陳字形又相類聲轉而字誤作陳陳田一字齊陳成子亦爲田成子故又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七

而爲田申字篆文作申古文作籀文作昌毛詩本古文如正義說去東存縱復去上下亦不至爲田字也若然周禮有應有棘箋義密矣而毛不从者小師職上云擊應鼓下云鼓棘則棘未卽爲鼓名說文云艸擊小鼓引樂聲也是其義爲引初學記曰纂要曰應鼓曰鼗鼓亦曰棘鼓則又與應鼗爲一毛益以周禮之棘卽應鼗也

旣備乃奏箋云旣備者縣也棘也皆畢已也按上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如彼有應有棘而此箋惟言棘也則是鄭讀應棘爲應和大鼓之棘其上箋言應鞞之屬者謂此棘鼓是鞞鼓之類耳非謂有應鼓又有棘鼓故此箋惟言棘也正義謂鄭以應田俱爲小鼓誤也

倚與漆沮傳漆沮岐周二水也正義曰漆沮自臨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于京邑故不言幽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按有幽之漆沮有岐之漆沮說詳縣詩鎬京去岐三百數十里不可謂不遠傳言岐周明此爲成王六年蒐于岐陽薦獻先王別廟之詩與天作皆一時事乃是就地取魚故經表以漆沮也其後周公制禮有季冬薦魚季春獻鮓之典則不必遠取諸漆沮關中八川分流上林賦稱鮪鱮漸離鰓鮪鮓鮓鮓鮓鮓鮓掉尾振鱗奮鬣潛處乎深巖魚鱉謹聲萬物衆夥其爲魚也多矣李奇註云周洛曰鮓蜀曰鮪鱮是春獻之鮓亦非鎬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八

京所少也正義云云未得傳旨鮪說文作鮪鱮說文作鮪武登切鮓鮪鮓鮓四字連列皆鮓魚也

潛有多魚傳潛慘也釋文謂舊詩傳及爾疋本並作米旁參小爾疋作慘郭景純因改爾疋從小爾疋作木旁慘正義亦謂慘用木不用米當从木爲正按謂从木爲正以積柴水中故耳而說文積柴水中以取魚字乃作霖不作慘是慘亦未爲正也潛韓詩作泝字本相通慘霖慘則聲同假借傳必作慘者天官醢人四豆饋食之豆豚拍魚醢加豆之實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慘食傳意言配慘食者有眾多之魚也今以積柴取魚強改米旁作木恐非毛旨汲古閣本作慘得之有鱣有鮓箋云鱣大鯉也正義以鱣鮓已釋于衛風故不再釋

按衛風碩人傳云鱣鮪也此箋因下有鰓鯉故以大鯉別之
爾疋釋魚云鯉鱣郭景純註以爲二魚碩人正義據郭言以
毛傳爲誤然舍人爾疋註云鯉一名鱣說文亦鱣鯉互訓皆
與毛鄭合郭景純據今之赤鯉魚故謂與鱣別不知鱣自名
鯉非謂今之赤鯉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南得鯉魚酈注曰
恩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疋曰鱣鮪也出葦穴三月則
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
便有茲稱乎如酈註鱣渡龍門而其水名鯉魚則鱣之名鯉
審矣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春來遊鱣鯉與王鮪
對舉其意亦以鱣鯉爲大鯉也玉篇鯉云今赤鱣鱣云鯉也
大魚也最爲明晰釋魚鯉鱣鰓鮪皆以下一魚釋上一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九

魚此爾疋之通例若如郭註別爲六魚則是空列魚名無復
訓釋有此例乎正義釋鱣鰓皆從郭註誤也

雜

序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禘大祖謂文王
正義曰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
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
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
按釋詁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君兼天子諸侯未嘗專屬天子
必天子而後得爲后則文王亦未爲天子而從來稱稷者又
何以皆曰后稷乎以序之大祖經之皇考爲文王自是箋義
序傳不必然也成王時五廟后稷爲大祖廟大王王季文王

武王爲四親廟不聞廢后稷而立文王爲大祖廟也傳于此
于文王曰經天緯地曰文于噫嘻成王曰成是王事于不顯
成康曰成大功而安之此詩文武維后獨不發傳則謂文武
之身文武並舉明非禘文王而皇考當爲后稷矣是傳意以
此詩爲禘于后稷之廟宣哲維人兼祭功臣也文武維后兼
及羣廟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皆指后稷而言祖前孫名故
不爲犯文王之諱正義以序傳悉同于箋過矣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箋云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
功爲之君故按箋爲禘祭文王故以文武爲文德武功毛不
爲傳則謂文王武王言后稷神靈徧使才知之人輔佐文武
爲君也禘兼祭功臣而周之功臣文武爲多故經及之史記
皇清經解

卷之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

楚世家曰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
繹于楚蠻是成王時曾錄文武功臣明此禘亦及之矣
載見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正義謂序言始見于武王廟不言始
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意主于見廟故序特
言之此說是矣而未盡也蓋此詩與清廟同清廟洛邑初成
諸侯助祭書傳曰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
武王大封天下烈文言無大累于爾邦者皆仍其爵秩諸侯
之戴德深矣今茲來朝武王已不復見于是思我之得有龍
旂武王之賜也我之得有鈴革武王之賜也見龍旂鈴革如
見武王焉序達經意故以見廟爲詞也

曰求厥章箋云求其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正義曰諸侯謹慎法度卽是自求其章按箋意諸侯見成王而求之是據未有文章制度而言也傳于龍旂句曰有文章也于儻革句曰有法度也是據既有而言傳意以諸侯之來本爲見廟則求厥章者乃見成王而求武王之文章法度龍旂鈴革皆武王昔日所賜是卽文章法度之猶存故曰有也傳箋迴殊正義同之又以自求其章爲說于毛鄭之旨蓋兩失矣

有客

有萋有且傳萋且敬慎見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于其事按卷阿萋萋萋傳云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孫炎曰言眾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一

盛也亦依毛傳爲說是萋萋爲盡力也鄭風匪我思且箋謂猶匪我思存釋文引爾正云且存也思存于此是且且爲盡心也盡心力于其事卽是敬慎矣正義未有解釋故詳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箋云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又曰此惟言可以去矣亦不知于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按此微子將歸周人欲其再留宿宿再留信信猶幽風言于女信處于女信宿耳箋云其所館宿宿猶處也非經中之宿亦是言助祭事畢館處已久可以去矣而周人欲絆其馬言其意之殷勤也若以爲經中宿字則當據最後之日而言館信不當言館宿以此知箋之館宿非

一宿之宿正義誤以信宿爲朝祭之正限故云在宿宿信信之後不知幾日拘滯甚矣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按箋用殷正朔三句爲大則動作有度句爲得福之所以易傳意大則當承敬慎而言敬慎則能獲福成十三年左傳劉文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元凱註曰養威儀以致福有養有且是威儀之大則降福孔夷卽所謂養之以福也傳箋似當有別

武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七

序奏大武也正義曰作大武之樂旣成而於廟奏之詩人睹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按此與奏象舞也一例奏卽奏此篇也述事作歌在他篇不可知而此與清廟維清戴記履載之皆祭祀時一堂上下之樂如必謂此是詩而非樂則必升歌清廟下管象別有清廟象舞之樂章非今周頌所載清廟維清而後可不然則此序所云奏大武者卽奏此詩以爲舞節其理甚明正義云云未可從也

耆定爾功傳耆致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討于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按左傳下文乃引此詩其上文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

無競維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撫弱二字釋仲虺者昧
二字釋灼頌以務烈所釋武頌杜元凱于耆昧句註曰耆致
也致討于昧孔據杜注以釋此傳蓋謂耆定爾功與耆昧一
也故云致討于昧而不知非傳意也勝殷遏劉既致討矣何
須更言致討耆之得爲致耆說文耆本从老省从旨聲旨致
聲同假借說文致云送詣也此經上言克開嗣受成此勝殷
遏劉之大功皆文王所送詣也故曰致定爾功致卽文王致
之善則歸親之義傳意當然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傳造爲疾病也箋云造猶成也又云遭武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三

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正義述經曰閔病
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之不爲言先王旣崩家事無人爲
之使己孤特嬛嬛然在于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
太平又引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于辭不
便箋說爲長按傳意言病乎予小子也往日遭家不爲以先
王崩嬛嬛然在憂病之中故耳傳閔疚俱訓爲病正釋不爲
之故正義謂無人爲之又云使己孤特抑似武王旣崩並無
嗣君專待周公代爲之者語甚不經總緣以閔子在疚俱作
成王自悼之詞故有此步若如傳閔疚俱訓爲病則不爲是
因病不爲何等直捷于辭又有何不便于說文疒部無疚字
疒部欠云貧病也詩曰煢煢在疚釋文亦云嬛崔本作煢疚

本又作宀音救嬾與熒通疾作宀爲正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箋云於乎君王數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正義曰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按上文於乎皇考二句成王思武王也念茲皇祖二句成王思文王也箋于上言於乎我君考武王于下言念此君祖文王經文箋義俱屬兩平故於此皇王總歎美之以致其不忘之意初未嘗言念茲皇祖爲武王之念文王也正義云云未知何本殆依訪落篇紹庭上下之箋爲此說也

訪落

皇清經解

卷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四

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正義曰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蓋依王子雍之說按如正義則成王自謂業必分散先自推諉又安用訪于羣臣傳意言於乎先王之道悠遠哉我曾未有厯汝諸臣庶扶予就之以繼係乎道之分散者耳先王之道有大有小分布散列于方策之中人存政舉則可係于一身釋詁艾厯也係繼也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位按休字毛有定也美也止也之訓此不爲傳當从本字之訓說文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休或作麻釋言云麻廕也廕亦有息意旣依休字本訓則不得與

鄭同傳以經言武王紹文王正直之道陟降厥家卽是麻廡成王故成王言休矣我君考我將以此道自保明其身也

敬之

陟降厥土傳土事也正義曰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爲事之義也按說文云土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是士之訓事正訓也不必援士師察理衆事爲說

維子小子傳小子嗣王也正義曰上二篇亦有小子于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按閔子小子經有皇考訪落經有昭考皇考則小子爲嗣王其文自明不煩解釋此篇經無皇考而敬之敬之六句皆羣臣進戒之詞突接此句嫌于羣臣自稱故傳皇清經解卷五李庶常毛詩納義五以嗣王明之也

佛是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佛輔也仔肩任也正義釋傳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又曰仔肩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釋箋曰釋詁云肩勝也卽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按說文云奔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達汝弼毛蓋讀佛爲奔而廣韻云騰胗大兒騰胗卽佛胗是佛亦本訓大也說文弗橋也从人从丿从韋省人右戾也房密切雖不云从人聲而古文弼字作弗从弓从弗是古者弗弼聲同佛从弗聲曲禮獻鳥者佛其首註云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釋文經作拂云本又作佛是弼戾之弼作拂亦作佛故箋讀佛爲弼而訓輔矣說文云仔克也克肩也釋詁云肩克也二字析之皆訓克

故傳統言之與權輿爲始亦微不同箋以仔肩爲任當如孔

小毖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終字釋文作後

箋云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

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

題肩也或曰鷦皆惡聲之鳥正義謂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

鳥又謂題肩非惡聲之鳥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不類

箋以鷦與題肩及鷦三者爲一其義未詳按釋鳥鷹隼醜疏

引陸璣云隼鷦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

鷹卽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如陸言題肩卽隼布穀乃鷦也

皇清經解 卷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去

而左傳杜預註祝鳩鷦也玉篇鷦云祝鳩也急疾之鳥也

或作隼隼云祝鳩也題云鷦鷦應仲春化爲鳩如杜顧二家

則鷦卽祝鳩祝鳩卽隼隼爲題肩春化祝鳩秋又化題肩與

箋鷦之所爲鳥題肩者合矣陸璣以鷦與鷦爲一鳥與箋

引或說亦合然趙岐孟子註以鷦鷦爲小鳥鷦鷦傳言免乎

大鳥之難其爲小鳥可知鷦與鷦與此傳始小終大不合

不如爲題肩之說當也定本箋云皆惡鳥也無聲之二字鷹

隼貪殘故爲惡鳥如从定本則正義謂題肩非惡聲之鳥者

亦可無疑然則孔言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者誤矣拚毛

無傳弁彼譽斯傳云弁樂也弁卽拚之省言樂飛而爲大鳥

也箋讀爲翻拚有方問一切與奮聲同奮與翻一聲之轉也

故爲翻釋文芳頰反乃箋義也

載芟

載芟載柞傳除艸曰芟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艸焉芟夷緦崇之是除艸曰芟也按芟字自有本義說文芟刈艸是也左傳之芟說文作發云以足蹋夷艸音普活切音義各別

徂隰徂畛傳畛場也釋文作易云本又作場正義曰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易是正義本作畛易也當改依原本乃合

有略其耜傳略利也按釋詁云耜利也爾疋本釋此詩疑經本有略故訓爲利說文剗云刀劍刃籀文作耜則耜未卽是利皇清經解卷三十五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七

言其剗之利耳然經言有略是兒狀之詞若作有剗其耜于文不便是以釋文云略如字玉篇耜云今作略則耜略字同正義引爾疋不云字異亦不言音義同何也

良耜

良耜良耜傳良耜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正義曰以良耜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良耜耜也舍人曰良耜耜入地之兒郭璞曰言嚴利也按箋申傳言農人測測則測測二字屬農人良爲利善乃是說耜說文云良治稼良耜進也从田人从夂詩曰良耜良耜田人卽農人夂訓行遲曳言從容而進傳轉爲測測說文云測深所至也傳意言農人測土

深之所至測而又測孟子所謂深耕是已孔引舍人郭璞爾
疋註以釋之未得傳箋之旨

以薺茶蓼傳蓼水艸也正義曰釋艸云蓄虞蓼某氏曰蓄一名
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艸也按爾疋蓄虞蓼
列于饑蘇之下說文蘇荏苒莖藎藎下列蓼字註云辛菜蓄
虞也則蓼是菜名曰蓄虞自舍人讀爾疋以爲虞蓼孫炎又
謂澤之所生郭景純承其誤註云虞蓼澤蓼遂并忘其爲辛
菜矣此蓼如爲虞蓼傳應實舉其名今但云水艸者上篇厭
厭其苗綿綿其庶傳云庶耘也說文庶作穰云耕禾間也損
云除苗間穢也漢志云苗葉以上稍薺隴艸因遺其土以附
苗根正謂此時本篇上言實函斯活苗已生矣下言茶蓼朽
皇清經解

卷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止黍稷茂止艸除而禾茂是此句之薺乃除苗間之穢也傳
以蓼爲辛菜農人應采之非穢艸可比而水澤之蓼生于江
阜河濱之上不生于苗間特以田有山澤之分則穢有陸水
之異故但以水艸釋之而不實其名蓋艸之芳秀亦爲茶艸
之長大亦爲蓼古無四聲之分六聲與了聲一也

續古之人箋云續古之人求良有司穡也按此句毛下爲傳以
上章振古如茲振訓爲自言自其古老父祖以來已如此也
此古之人亦當指其父祖書大誥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
矧肯穫無逸曰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乃諂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不能續
古之人者也今經言續古則是農服先疇盡緣南畝其獲社

稷之右者多矣

絲衣

序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按史記封禪書云周典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守節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于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敎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于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如

皇清經解

卷五 稷主

李庶常毛詩細義

九

史記及漢舊儀之說是周別立后稷祠以祀天田之神敎人種百穀者其名爲后稷也天田卽農祥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又日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周之興得農祥之助故周人祀之高子以此詩爲賓事靈星之尸其說最古春秋昭十年左傳齊陳鮑伐欒高五月庚辰戰于稷杜預註云稷祀后稷之處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十三里有稷山此稷卽天田之神敎人種百穀者是春秋時猶祀天田高子去春秋時近故能鑿然言之毛公引序冠篇不刪其說意亦同之正義从鄭專主宗廟賓尸偏矣

箋周日繹商謂之彤釋文箋作融云餘戎反尙書作彤音同

按文選思元賦云展洩洩而彤彤註引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美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彤古字通說文無彤有彤音徒冬切融云炊气上出也爾疋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炊气上出正是相尋不絕依釋文作融爲是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如正義則經與傳皆作不娛今汲古閣本依定本改作吳也按釋文云吳舊如字史記封禪書不虞不驚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又曰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與驩娛字也如釋文索隱則本是吳字吳虞娛古字相通故得訓吳爲譁然必改作娛方合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義原本

酌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正義釋傳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者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按易言文王用晦而明此經遵養時晦卽晦也純熙大介卽明也傳言武王遵率文王酌取其用晦之道於時大明矣是用大而又大謂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大光明也左傳杜註謂致討于紂自是斷章取義非正釋此詩武樂遲之又久聲淫及商孔子以爲有司失傳此經養晦若爲取昧則是自文王以來卽有取紂之心武王遵而行之與聲淫及商何別乎傳大意與

箋不殊特非養闇昧以老其惡耳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从和同與周也按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龍得爲和經上言武王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光明此言我以和利萬民之故而受殷矯矯乎王之所爲則用文王之道可謂有嗣矣正義以子雍述毛恐非傳意

桓

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正義曰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按武王伐殷志在安萬邦而屢大熟武志卽武王之志也孔以經豐年爲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綸義

主

伐紂之後卽有豐年依僖十九年左傳爲說故不以此爲武王之志而云威武之志淺之乎言武王矣

克定厥家箋云于是用武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正義曰家者承世之詞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于伐紂其家始定也按箋以家爲武王之家傳意不必然經言武王保有綏萬邦之事于以四方能定其家蓋謂四方民之家也武王之所志所事在于四方民如此於哉昭著于天故天美武王以伐殷紂矣正義傳箋不分非也

賚

序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正義曰古文尙書

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按武成篇大賚于四海文在列爵分土之上彼大賚承上散財發粟而言非此序之所謂賚也史記周本紀云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又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註引鄭元云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也如周本紀武成篇後卽分器今古文尙書武成篇後次洪範次分器序云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孔安國傳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正義曰詩賚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兩正義皆出孔手彼引此賚以證分器而此引大賚以證大封則書正義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之說長矣序言賚予也明此賚非分財粟乃以宗廟彝器錫予諸侯諸侯之有功者卽善人也論語稱善人是富亦指武成大賚孔安國傳云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卽據論語故言所謂也大封于廟與書序邦諸侯同賚予也與書序班宗彝同未可輒引武成大賚矣
敷時繹思傳繹陳也箋云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箋以繹思爲武王陳繹而行之正義以箋述毛按篇名賚而序言錫予不應經中全不一及敷字毛不爲傳而訓繹爲陳陳者陳其彝器也繹已爲陳則敷當爲分禹貢禹敷土馬融云敷分也經言文王勤勞而有天下我當而受之今分此彝器予汝諸侯繹陳而思我往日求安天下者體文王勤勞之心

是周之所以受命於哉汝亦當繹陳分器而思文王之勤勞也傳意當然

般

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箋云般樂也正義曰經無般字序文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註未知孰是如孔言正義本般樂也三字爲序文今汲古閣本依定本改之也當刪去箋云乃合正義原本正義曰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按經言允猶翕傳云翕合也合河者卽禹貢所謂同爲逆河逆河在周時謂之北海春秋僖四年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亦謂之少海韓非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是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五

也言合河而海在其內矣

哀時之對傳哀聚也箋云哀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正義述毛曰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于是配而祭之按箋義明顯以傳爲聚其神而配祭之殆未必然常棣原隰哀矣殷武哀荊之旅傳訓聚皆屬人說此亦當指天下之民對如對揚王休之對言天下之人于巡守所至皆聚是方而對僉曰是懷柔百神乃周之所以受命也言人美而樂之與名篇爲般之義合傳意或當然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四

學海堂

毛詩細義

嘉應李庶常麟平著

魯頌駟之什

譜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駟同于王者之後正義引明堂位以證命魯郊天又引禮運杞之郊禹宋之郊契證王者之後得郊天又云王者之後而有頌正義不言王者爲何人魯周公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按正義不言王者爲何人魯周公之後周公得用天子禮耳未嘗爲天子也箋言王者之後蓋謂文王襄十二年前傳臨于周廟杜註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于是成王乃命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四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一

魯得郊祭文王集解引鄭元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也隱元年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孔子以魯爲文王之後故作春秋而書王編詩而次于周頌之後商頌之前而箋亦言同于王者之後也禮諸侯不得祖天子以周公故特許之是之謂同

魯有郊禘明堂位祭統皆言之宋代學者始以戴記爲誣謂此乃東遷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而平王賜之也又謂成王賢王伯禽賢君不應躬行非禮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爲此說者是譏孔子不當進魯頌于周商也曹丕下壇迹同舜禹豈可因曹丕而謂舜禹非禪王莽篡漢迹同伊周豈可因王

莽而謂伊周非攝人臣加九錫誠爲亂階然亦不得因此而謂無賜魯郊禘之事也非常之禮所以待非常之人昔者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因命稷得祀天堯大聖人也賜之不以爲嫌稷亦聖人也受之不以爲僭成王之于周公亦若是焉爾矣以成王爲非禮豈堯亦非禮乎觀孔子之錄魯頌一切紛紛之論其亦可以息矣

駟

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正義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于經無所當也按孔以箋言牧馬避民田故爲此皇清經解卷五皇山李庶常毛詩細義二

說耳經云思無疆言僖公思伯禽之法無有竟已則足用愛民皆在所當思卽皆在所當遵序正指經無疆句而言不得謂于經無所當也

駟駟牡馬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按傳箋不釋牡字釋畜云牡曰騶郭註曰今江東呼駟馬爲騶說文騶云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郅正義釋傳不引爾疋郊外曰牧之意謂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也是正義經文作駟駟牧馬箋云牧於坰野下傳云牧之坰野毛鄭經亦作牧並無牡字釋文經作牡云本或作牧定本亦作牡是唐初牡牧二本並行今汲古閣本依釋文定本作牡馬也當改作牧乃合毛鄭原

本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云牧馬悲鳴李善註引此詩正作
牧馬

在洞之野傳洞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
洞正義謂爾疋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傳不言郊外牧嫌
與牧馬相涉故畧之按鄗風于旄傳亦云郊外曰野與此正
同是傳不依爾疋爲說也說文月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
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月象遠界也古文月作回云从口
象國邑又云回或从土許所言亦無郊外謂之牧句未可專
執爾疋以釋毛傳矣

有驪有魚傳豪駟曰驪正義曰驪爾疋無文說文云駝也郭璞

曰駝脚脰然則駝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駝皆白駝無豪駝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綉義

三

白之名傳言豪駝白者蓋謂豪毛在駝而白長名爲驪也驪
則四駝皆白而毛短故與驪異也按爾疋云驪馬黃脊鬃郭
註云背脊毛黃說文云驪驪馬黃脊从馬覃聲讀若簞駝云
馬豪駝也然則此經之驪卽爾疋之駝釋文云駝今爾疋本
亦有作驪者許書稱用毛氏古文以駝爲馬豪駝明驪與駝
同是以玉篇駝字註云驪馬黃脊又馬豪駝亦知駝卽驪之
別名矣孔讀傳曰驪爲白驪故解釋迂曲釋文載傳亦作豪
駝曰驪此傳當改作白以合正義原本而解則當依釋文作
曰也

思馬斯祖箋云祖猶行也正義引王肅云祖往也所以養馬得
往古之道毛于上章以作爲始則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

尋故同之鄭說按土傳訓作爲始者以作邱田作三軍作州
兵作爰田相土作乘馬作皆爲始義故箋以使可乘駕申明
傳義已作而始駕故此章言徂毛不爲傳意與箋同耳若如
子雍說養馬及乎古始無論伯禽養馬經傳不載卽及乎古
始而以此爲能遵伯禽之法全乖經意矣

有駟

君子有穀詒孫子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
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正義傳箋合述按歲其有傳
云歲其有豐年也則傳以此穀承歲有之後當爲穀祿之穀
以經文自明故不發傳必知毛意如此者振驚喻臣之黎白
言臣不以祿爲念也臣不懷祿而君不可不以祿養之敬事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一 李庶常毛詩細義 四

後食事君之大義忠信重祿勸士之恒經序所謂臣有道者

此矣

泮水

魯侯戾止傳戾來止至也正義曰釋詁戾來至也俱訓爲至是
戾得爲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按春秋
隱五年公羊傳云登來之也禮記大學一人貪戾鄭註云戾
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所引卽公羊文也來戾音義同
故訓戾爲來大雅抑篇淑慎爾止傳云止至也引大學爲人
羸止於仁云云傳以止於仁卽至於仁故訓止爲至說文止
下基也本與址同而止與至一聲之轉聲同可假借也稱魯
侯者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則亦上之天子職之大師對天

子言故稱魯侯正義謂若外人之辭非獨魯人所頌夫外人則安得而頌魯君哉

薄采其芻傳芻鳧葵也釋文云芻音卯徐音柳周禮醢人芻俎釋文云芻音卯北人音柳如陸氏則从卯者俱可讀柳于此經飲酒古音自協說文从艸从卯卯古文酉字也說文凡偏旁用古文者必註古文某字如蘭云廁古文銳字廣云芟古文光字宗云示古文保字荔云粉古文利字如此類甚多木部柳字註云从木卯聲卯古文酉字以此而言說文卯聲之字未註古文酉字者皆當从卯今芻从艸卯聲不註古文酉字知說文原本作卯與詩周禮同以彖文卯卯相似後人誤連其上橫也芻爾正釋艸無文廣正芻鳧葵據說文也然張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五

平子南都賦藻芻蒨芟李善註引爾正曰芻鳧葵唐初諸家爾正俱存或別本有之或選註爾正本是廣正校文選者誤改也

淮夷攸服箋云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于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譜云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正義曰此言謀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此說是也又謂詩稱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于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此說非也按僖十六年左傳云十二月會于淮謀鄩且東畧也城鄩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如傳言是諸侯有東畧征伐者有城鄩者也十七年傳云師滅項淮之會

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杜註云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非也事卽指東畧以諸侯所共謀故曰諸侯之事伐淮夷魯受伯主之命故曰公有鄭譜于東畧下曰公遂伐淮夷卽據傳此句爲說于時魯師東伐淮夷齊師與徐伐英氏公與齊侯俱在會詩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是魯遣將伐之齊聞魯人取項而止公若公自伐淮夷齊侯亦自伐英氏則相距千餘里無由止公以是知公與齊侯猶在會也傳又云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人既止公其秋齊侯以公還至下下爲今山東兗州府泗水

縣在魯都曲阜之東故聲姜會齊侯而請公九月始反魯杜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註云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尙似有事焉爾杜孔並誤果無諸侯之事言其似有卽是諱之何須復言且也傳之言且詞有兩層謂本尙有征伐之事且亦所以諱之也時伐淮夷之師固未還也左傳兩言有諸侯之事魯伐淮夷莫明于此然則詩言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者泮宮旣成卽有謀郟之會在會命將亦猶牡邱之役遣公孫敖帥師救徐不必受成于學然後出師矣此箋言伐淮夷下箋言僖公旣伐淮夷而反在泮宮皆謂遣將東伐以詩主美僖公故箋言僖公也

矯矯虎臣箋云矯矯武兒又云使武臣獻馘按經作虎而箋作武疑鄭箋詩時經字本作武文選漢高祖功臣頌云矯矯三

雄李善註引毛詩曰矯矯武臣是唐時經尙有作武字者正義謂有威武如虎之臣非箋意也下經濟濟多士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亦應作武臣乃合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云吳譁也正義曰揚與誤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按陳風傷如之何爾正註引魯詩云陽如之何揚與陽音義通故得爲傷也吳字毛不爲傳當同絲衣是以鄭箋卽用彼傳毛意言多士不爲謹譁不有損傷耳孔謂揚與誤類因用王子雍之說述毛恐非傳旨況釋文載王肅音吳作吳音語尙未定誰是王義作誤者吳與虞本通虞又訓誤閔宮無貳無虞傳訓虞爲誤是也作吳者絲衣不吳不敖釋文載何承天史記索隱載姚氏皆云說文作吳大言皇清經解卷五十五李庶常毛詩細義七

也今本說文作吳乃徐氏所校定過誤與大言兩義皆非無據然總不若仍依絲衣傳訓譁爲得也

閔宮

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正義曰復周公之宇雖辭出于經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按經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言北境所至也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言東境所至也居常與許傳言南鄙西鄙則南西之境所至也經合四境而言非止常許二邑矣蓋首二章敘有魯之由三章王曰叔父至如岡如陵敘山川土田附庸見啟宇之大而以僖公保彼東方六句結之言保此宇如岡陵

之堅固也四章言保東方之實公車千乘復革車千乘之舊而頌其肩壽以保之五章六章七章合北東南西之境明復周公之舊黃髮兒齒亦頌其永年以保此宇卒章寢廟並作萬民皆順猶文王作靈臺而民始附是能保其宇之效全篇皆言復宇正義云云序與經乖不可从也

闕宮有恤傳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祿宮也正義曰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又曰孟仲子曰是謂祿宮蓋以姜嫄所郊祿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祿宮按傳非謂姜嫄之廟爲祿宮乃謂周人以祿宮爲姜嫄廟也月令高祿鄭註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四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八

王以爲祿宮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祿如鄭之言是高辛以前求子以先祿配天而祭高辛以後求子以簡狄爲先祿配天而祭簡狄爲先祿則姜嫄亦爲先祿可知稱後王則自虞夏以來已然也商周亦立祿宮而先祿之神實爲二代之祖母故名先妣在商無文以明之周則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是也樂用大濩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同用先代之樂與享先祖用大武者特殊蓋已不敢以人鬼視之故孟仲子說此詩以爲本是祿宮旣爲祿宮則惟元鳥至之日一祭傳所以言常閉而無事矣

稷穠菽麥傳先種曰稷後種曰穠正義曰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文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

穆天官內宰鄭司農註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是傳亦畧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按七月傳但言後熟先熟可得云畧而不言其種此傳不然凡禾皆先種者先熟後種者後熟經何容表異與重穆連稱傳之先後乃長幼之異名也爾疋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妯後生爲娣又云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婦謂長婦爲妯婦郭景純註曰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娣釋文引廣疋云先後妯娣史記封禪書云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于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爲先後宛若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卽今妯娣也孟康以兄弟妻相謂也韋昭云先妯後娣如彼諸文皆謂婦之長幼爲先後此傳兩種字讀如種種之種謂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九

穀種也先種猶言長種是天生一種長大之禾後種猶言幼種是天生一種幼小之禾韓詩曰種長稼也穉幼稼也韓詩之長幼卽毛傳之先後也先後並當音去聲釋文無音亦誤莊公之子傳莊公之子謂僖公也按此傳正義不釋新廟奕奕傳云新廟閔公廟也傳以僖公旣後閔公則當爲閔公之子經言莊公之子是史克謂之也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曰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曰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何休註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

公爲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楊士勛疏云親謂僖公祖謂
閔公二傳皆以閔僖爲父子蓋弟死兄及則以弟兄爲昭穆
與父子同各爲一世今以僖長而躋僖公是升僖爲昭以閔
爲穆世次亂故云逆祀杜元凱躋僖公註云僖公閔公庶兄
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如杜言
則兄弟同昭穆不過一廟中坐位之逆而以後羣公昭穆仍
自不亂何以定八年復須順祀先公以此知當日升僖爲昭
降閔爲穆世次悉亂在僖公爲子先父食在文公爲先禰後
祖此詩之作不知在文公何年序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
史克作頌行父于文六年始見經已在躋僖公之後則所謂

莊公之子者逆祀已定詩人雖明知非所當稱而亦不得不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

順文公之意矣

龍旂承祀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又云春秋猶言四
時也正義謂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自是舊說之謬
而明堂位祀帝用日月之章與此龍旂不同故箋直言視祭
不言祭天按古詩毛說不知何人當是後漢諸儒之說龍旂
春秋毛皆無傳何以知毛意爲祭天惟以經文核之則當天
祖並祭而以春秋匪懈句爲之綱春卽下文皇皇后帝周之
孟春郊天也秋卽下文秋而載嘗也郊天而建龍旂者周禮
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旒與
常原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韠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常亦爲旂郊特牲云旂十有

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彼說祭天之旒有龍與日月則知郊天建旒實兼日月非僅有龍而已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是龍旒句得爲祭天也正義以毛無傳同之鄭說義亦可通但不當引明堂位以駁龍旒耳

皇皇后帝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正義曰明堂位祀帝于郊註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公所祭惟祭蒼帝耳蒼帝亦大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按鄭註禮在前箋詩在後昊天上帝與靈威仰此箋不復區別當以箋爲定說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正月建子之皇清經解

卷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一

月是言冬至祭昊天上帝也襄七年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啟蟄建寅之月是言祈穀郊祭靈威仰也獻子以魯人諱魯掌故子寅二建魯皆祭天當得其實春秋書郊亦非止祈穀之祭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皆在春正月是冬至之祭也孔子郊特牲疏言魯以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其說是已此詩復引明堂位註謂魯郊惟祭蒼帝非箋意也

犧尊將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曰王肅云大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謂犧尊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按周禮獻尊鄭司農讀爲犧犧尊飾以

翡翠象尊以象鳳皇與此傳沙飾合皆讀如婆娑之娑箋不
易傳蓋與毛同義當然矣說文犧云宗廟之牲也从牛義聲
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孔安國尚書序伏犧氏釋文引張揖字
詁云犧古字犧今字說文義氣也从兮義聲古讀義如俄與
娑聲諸然則經典中犧牲字皆應作義秦篆已出之後乃有
犧字依字造器作爲牛形顯屬後人僞託齊子尾當春秋時
古文見用安得已有犧字而依以作牛尊哉

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正義曰地雖廣以千乘爲限又謂
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不合者公徒三萬謂
謂侯三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
非彼三軍之事二者不同故不相合按鄭以公車公徒分說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故孔從之傳言大國之賦千乘而公徒無傳則毛意車徒合
說有車千乘卽應有徒三萬不得與箋同兵車一乘甲士二
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司馬法也計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
此公徒三萬不合周禮小司徒註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
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
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
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
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
千人徒二千人以百乘三千人計之千乘適得三萬人閱二
年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
杜註云車甲之賦異于常故傳別見之計車百乘士千人三

百乘適合甲士三千人孟子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亦然
左傳孟子惟言甲士此詩合士徒計之故千乘爲三萬人此
亦是司馬法杜元凱謂傳別見之然則古者出軍有二法矣
傳意當然

公徒三萬箋以三萬爲三軍正義引鄭答臨碩謂此爲二軍因
疑僂有三軍其後無之春秋何以不書作舍斷爲僂實二軍
與此箋相戾按泮官新廟伐淮夷春秋不書孔謂史文有關
僂有三軍不書作舍又安知非史偶闕乎周禮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國一軍言其大法亦視其國之能具與否衛文公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以出軍常法論三百乘適
滿一軍其初年一軍不備是有能具有不能具也魯自周公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時革車千乘伯禽之伐淮夷二郊出軍已備三軍僂公復周
公伯禽之舊故詩人頌之然魯人出軍亦無一定春秋書一
卿將者一軍二卿將者二軍昭五年舍中軍矣而十年伐莒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三卿並將哀二年伐邾季孫斯叔孫
州仇仲孫何忌三卿並將仍用三軍成二年戰于鞏未作三
軍也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人帥師且四
軍矣春秋何以不書然則鄉出三軍不必盡用已盡用矣或
敵眾我寡亦許更調遂軍非以三軍爲限襄昭之世書作書
舍自緣三家欲分公室而書義不係於三軍二軍之得失也
僂有三軍當從箋義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正義曰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

之也按釋詁云幪厖有也郭景純引詩曰遂幪大東邢叔明疏曰今詩本作遂荒大東此言遂幪者所見本異或當在齊魯韓詩如郭註邢疏則毛作傳時經是幪字故訓爲有耳訓荒爲奄乃是箋義未可以釋毛也

箋云大東極東正義曰大東之下卽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正義渾言不實指其地之所極按魯頌譜云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水經淮水篇註云游水又北歷羽山西地里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尚書曰堯峕曰四岳得舜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是爲禱杭漢祝其縣故城在今江蘇海州直隸州屬贛榆縣西五里羽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春秋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山亦在今贛榆縣祝其浴海爲齊魯境上之地是魯東境自周公以來卽至海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紬義

七

保有臯繹傳臯山繹山也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按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嶧山本嶧陽山是書之嶧陽乃葛嶧山書正義引漢志下邳縣葛嶧山謂卽嶧陽是也漢志又云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水經泗水篇註云嶧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又曰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觀禮于魯登于嶧口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詩所謂保有臯繹者也是此詩之繹乃嶧山也正義乃以書之嶧陽當

之誤矣。嶧山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

商頌那之什

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正義引服虔王肅以契孫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國號。而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號者。以經典言商名單謂之商。不言商邱。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國號。其說辨矣。但契之所封。不言何地。元鳥箋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正義亦畧而不言。按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賜姓子氏。集解引鄭元曰。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索隱曰。堯封契于商。卽詩商頌云。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高所封也。水經丹水篇云。丹水又東南過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五

商縣南。鄆道元註曰。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大華之陽。皇甫謐闕。駟竝以爲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于此矣。然則契所封商地爲今陝西商州直隸州。非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也。

那

置我鞞鼓。傳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靴鼓者。爲楹貫而樹之。正義引金縢植璧秉圭註云。植古置字。是植爲古文。置爲今文。論語植其杖而耘。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論語古文也。故作植。毛詩亦古文。而此作置者。說文植云。戶植也。从木直聲。或作權。从置。置卽權之省耳。釋文植時職反。又音植。明堂位釋文植我云。市力反。又音置。徐音徒吏反。又徒力反。此音植。植字誤。當云。又音置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正義曰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詞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如正義仍是釋清字未釋萬物之成按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是樂之有磬原以象萬物之成傳之言此蓋釋經之依字孟子曰金聲玉振全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振收也擊特磬所以收衆樂之聲故衆聲皆倚之衆聲之成卽象萬物之成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烈祖

嗟嗟烈祖正義曰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于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按上篇傳以烈祖爲湯之上祖以湯孫爲成湯者以經言置我鞀鼓是湯改夏制言奏鼓衍祖明是湯功烈之祖言湯孫奏假爲奏大樂明是湯孫爲烈祖之孫此篇烈祖湯孫毛皆不釋則當如上傳統指中宗以上有功烈之祖末句湯孫之將則專指湯善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孫者對祖之稱湯有祖故湯得稱孫若以烈祖卽湯湯旣爲祖矣何得又稱爲孫正義述毛以烈祖爲成湯非毛意也鄭上篇烈祖爲湯而湯孫爲大甲言大甲之祀成湯也此篇

烈祖亦爲成湯而湯孫箋云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
言之則以湯孫爲中宗之子孫以烈祖旣爲成湯則湯孫不
得復爲湯也

禮假無言傳禮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又總升堂而
齊一訓假爲升釋文云鄭音格訓至非也正義曰禮總古今
字之異按長發百祿是總釋文云本亦作禮是禮總本通依
說文禮乃釜屬而得爲總者禮从叟聲說文叟云斂足也鵠
鳴醜其飛也叟徐音子紅切書序湯伐三禮股本紀作三叟
叟有斂聚之義故得爲總中庸引此作奏假無言奏讀當如
湊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唐韻湊水會也聚也湊亦總也言
助祭者湊集大眾無言無爭字雖異而義實同矣

皇清經解

卷五

李庶常毛詩紬義

七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
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
生焉箋云降下也天使鳥下而生商者謂鳥遺卵娥氏之女
簡狄吞之而生契按毛不信鳥卵之說而謂本其爲天所命
則亦以契是天生與生民傳堯見天因邠而生稷同以元鳥
至而生正釋經降字正義謂天無命鳥生人之理泥矣箋以
爲吞鳥卵者正義謂鄭據中候及史記殷本紀但吞鳥卵止
應生鳥何以孕而生人孔不言也易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
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是古者人
由物化聖人不語怪而序卦之言如此此其所以錄生民元

鳥而不疑其誕也

宅殷土芒芒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按皇甫謐以穀熟爲南亳湯所都卽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則寧陵之葛鄉也蒙爲北亳湯所盟偃師爲西亳盤庚所遷也鄭以湯都偃師正義謂據漢書地理志舊說而于皇甫謐寧陵偃師相去八百里亳眾往耕非理之難究未有以解也史記殷本紀云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从先王居張守節曰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

皇清經解

卷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集解引孔安國書序註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从先王居張守節按亳偃師城也商邱宋州也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商邱爲今河南歸德府首邑商邱縣南亳穀熟舊縣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里是南亳卽商邱如孔安國及張守節說則孟子湯居亳在湯未遷時故得使亳眾往爲葛耕皇甫謐之言非所難矣本紀又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又云乃遂涉河南治亳集解引鄭元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是鄭以亳有殷地故此頌言宅殷土也

正域彼四方傳正長域有也正義曰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爲

已有非訓域爲有也按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此傳以域爲有與韓詩正同域本或之或體說文或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與有通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孔安國傳皆云或有也呂覽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註云或有也詩域字本作或故毛訓爲有耳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何任也正義曰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按傳無霑潤之義古字河與何通漢書天文志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爾正釋天云何鼓謂之牽牛郭景純註曰今荊州人呼牽牛爲檐鼓檐者荷也傳蓋讀河爲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九

何言政教大均無所不任與百祿是何同故傳統以任釋之釋文云維河本亦作何王子雍以爲河水故正義以王述毛非傳意也百祿是何本亦作苛古河何苛荷字俱通

長發

序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正義曰祭法稱殷人禘嘗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詞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又云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旣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按祭法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契感天而生著于
正頌周郊以稷配殷郊何乃以冥配冥勤其官而水死雖有
功烈未能比契且非感天而生明是戴記錯謬實當郊契祖
冥而宗湯殷人以冥爲大祖故學者不以祖契爲非不知明
堂配帝謂之祖宗魯語禘郊祖宗報五者皆祭名非大祖之
祖也殷自以契爲大祖而以冥爲明堂配帝之祖與周之文
王同此箋云以祖配之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元王桓
撥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元王是鄭己明以殷人郊
天契配黑帝何以言不美所配之人乎毛無明訓當與雍同
降予卿士與宣哲維人一例以功臣配享蓋謂宗廟五年一
祭之禘序以爲大禘者對三年吉禘言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至于湯齊箋云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于
湯而當天心正義曰相土至湯有令聞者惟有冥勤其官而
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按魯語云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故殷
人報焉是冥之外尚自有人不可謂不能漸大汲郡古文云
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沈約
註云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百祿是道傳道聚也說文道訓迫也擊云束也引此詩作百祿
是擊爾正釋詰擊聚也然則道擊字通故毛訓道爲聚也正
義不釋故詳之

武王載旆傳武王湯也旆旗也箋云于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
旆與師出伐按武王靡不勝傳意言武丁爲人孫子能行其

先祖武德王道無不勝任也故不訓武王爲湯此傳已訓爲湯則武王是湯之號殷本紀云于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太史公之言與此傳合正義述毛云有武功有王德同傳于箋非毛意也說文旃从市聲旃卽左傳之旄易豐其沛本又作旃子夏傳作芾市芾亦音弗說文引此詩作坡荀子引作發而坡與發通音同假借作坡發耳旃有弗音與烈曷韻協釋文惟音蒲貝反蓋誤

殷武

采入其阻傳采深箋云采冒也正義釋傳曰采者深入之意故爲深也釋箋曰以其遠處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按釋文引說文云作梁从网米云冒也今本說文云周行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也則采梁字別矣廣韻云梁罟也玉篇同采云深入也冒也周行也深入卽毛訓冒卽鄭訓周行卽說文訓如廣韻似以說文作梁爲非故从詩作采而并載鄭許之義說文玉篇一部俱無采字惟說文穴部有突字註云深也一曰竈突从穴从火从求省徐氏音式鍼切字本作突隸轉作采訓深與毛傳合然則經采字當作突箋之訓冒字當作梁正義采梁不分疏也

箋云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正義曰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按方城有二僖四年傳杜預註

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水經灑水篇註云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隼縣東至灑水遠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卽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若南北無其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山也此一方城也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文十六年左傳云楚人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杜預註云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水經沔水下篇註云堵水又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羣蠻以叛故滅之以爲縣屬漢中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郡漢末又分爲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逕方城亭而北歷參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于漢謂之堵口此又一方城也楚在殷高宗時其國都不知在何處經言居國南鄉大界與春秋之楚無異故箋據春秋傳方城爲說論地則兩方城俱爲險隘然葉縣方城爲楚北戶又綿亘六百里箋云方城之隘當指此正義引服子慎註其意謂庸方城非箋意也葉方城山在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四十里庸方城山在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

命于下國箋云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正義曰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滅削故至

于湯時止有七十里耳按契始封在陝西之商州舜末年益封百里當亦其地其後昭明居窮石相土居商邱汲郡古文帝苾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帝癸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卽書序所謂湯始居亳也箋言湯由七十里蓋謂偃師之亳非謂契初封商地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四終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四

李庶常毛詩細義

重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五

學海堂

公羊禮說

譏不親迎也

隱二年傳

江都凌明經著

曙

不通春秋之例者不足與言春秋之禮經書紀履綸來逆女伯姬歸於紀則卿爲君逆可知矣春秋之例外逆女不書失禮書故傳以爲譏不親迎也何以知不親迎之當譏乎親迎於渭文王行之周衰禮廢乃不行焉故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纁從者畢元端乘墨車此則周公之儀禮也晁而親迎孔子對哀公之言也故傳以不親迎爲當譏何注引書傳曰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雖三代異制而親迎則同問者曰莊二十四年經書公如齊逆女傳何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一

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文乎曰此變例也非此之謂也公淫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非朝時不踰竟然則公何爲而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故耳傳從經爲諱辭故曰禮也而卽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來逆叔姬傳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逆女爲非禮則公之如齊爲非禮灼然可知何注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据此則諸侯重於大夫亦更無有越竟之事矣後儒不察顧氏棟高議之曰自公羊爲此說而史遷主之後世遂成鐵案之不可易拔本塞原自公羊始而後是非之說乃定嗚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人之好異亦至此乎奈何以文王之所行周孔之所言而視同弁髦

乎

考仲子之官

隱五年經

漢魏六朝諸儒之說不可誣也矧經傳乎傳曰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何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按將立其子爲君而可使其母不廟食乎妾不得配食非特立廟將祭於何所乎喪服小記謂慈母不世祭非不祭也穀梁謂於子祭於孫止蓋子在則立廟祭之至孫則毀其廟而耐於妾祖姑爲壇以祭之爲桓母立廟求之經傳未爲過也故何氏以爲得變禮汪克寬曰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啟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按汪說非也後世洪儒援此以正名定分者具詳於方策豈未之見耶目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二

不涉書史無怪乎其持論之紕謬也韋元成曰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匡衡曰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近漢呂氏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庶不得配食文帝更追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爲宜配食中宗臧壽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官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

於義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光武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考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祖二廟無配故耳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議者從之又元帝鄭夫人生簡文帝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耐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虞和曰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歷觀以來有引此以追崇妾母者乎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莫此爲甚矣

先謁宗廟

桓元年注

嗟乎儒者說經之弊可勝言乎不融會全文只就一字一句而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三

解之及舉通篇文義以證之而後先抵牾弗顧也周書顧命云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吉服指爲失禮孫覺倡議於前蘇軾著論於後顧炎武又以爲中有脫簡伏生本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脫簡與否姑不具論第就顧氏之說而按之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顧說如此按康王之誥末句曰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顧言踰年稱王是沒喪之後矣踰年卽沒喪可乎况旣已沒喪稱王又何故釋冕而反喪服耶不獨謂前有脫簡而此處當云羣公以下十六字必是衍文而後其說乃可通也何注先謁宗廟事畢後反喪服吾引諸儒之說以申之有八證焉白虎通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

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釋冕藏銅反表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通考按釋例曰尙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惟此亦是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孫毓曰尙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此三證也南齊書蕭琛議曰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卽位必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此四證也南史沈文阿議曰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唐書張柬之曰顧命云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四

四月哉生魄王不禫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殯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尹訓言祇見厥祖侯甸及羣后咸在則殯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殷禮損益可知也此六證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朱文公答潘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

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卽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祭以告嗣位宋朝唯孝光宗以親受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而倍經任意者其亦可以息議也夫

紀侯來朝

桓一
年經

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其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白虎通恩澤侯表皆有此說何氏本之顧氏棟高曰漢氏立后先進其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則皆不知紀子帛之爲闕文之說而誤之也按顧說非也女皇清經解卷三十五凌明經公羊禮說五

子子爲天王后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羣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也勸賞黜陟之柄自上操之賢不肖可得而進退也授以爵不授以權又有何國柄之可移耶况春秋之義外戚秉政久已杜漸防微矣僖二十五年經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故政分三門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豈亦未見此注耶全氏祖望曰外戚非必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傅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王商馮野王傅喜三人元成哀若能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要在知人耳是真平情之論矣

廩者釋治穀名

桓十四
年注

徐疏廩之言藻之義按文義未足今引而申之廣雅廩治也爾

雅廩解也郭璞注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孫炎注解藏穀鮮絮也又按澡與藻通采蘋箋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尙柔順自絮清喪服澡麻帶經注澡者治去葶垢喪服小記帶澡麻注藻率治麻爲之正義云謂戛率其麻使其絮白也廣雅澡治也以澡訓治以治訓廩轉相證明然非何注以廩爲治穀名則廣雅之廩治也幾令人費解而孫注之於爾雅亦未見其精審矣古書不易讀也如此然則孫注之較勝於郭此其一端矣

復九世之讎

莊四年傳

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太迂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孫相揖讓可乎况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此言九世之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六

讎可復則及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極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朱子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而顧氏棟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帝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此嗟乎其說之偏亦至於此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耶邊疆之釁何代無之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妣邳周有徐奄此亦公羊之流毒耶以此誣傳而傳弗任其過也

師及齊師圍成

莊八年經

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成與盛通惠說非也若此處指爲通假之字而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本同姓魯滅同姓春秋之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卽禮所謂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也然則何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之成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成爲內邑不應圍欲人力索而得之曰此非圍成特滅盛耳變盛爲成爲內諱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繁露謂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凌明經公羊禮說

七

大夫宗婦

莊二十四年經

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別尊卑也今大夫宗婦不言及何也曰此大夫之婦本一人無庸及也曰何以知其爲一人曰傳言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又言棗栗云乎賸脩云乎此婦人之禮而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始婦執筭棗栗又云受筭段脩升進北面始坐舉以興又曲禮婦人之贊榘榛脯脩棗栗故云然也曰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爲大夫者有庶子爲大夫而其妻不得謂之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此指宗子爲大夫而其妻爲宗婦者曰古亦有此文法乎曰有公羊喪服皆子夏所傳故其文法相同此亦如喪服傳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

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故曰有之曰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贅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據此有贅見之禮矣曰魯之大夫宗法可考乎曰不盡可考也然自惠公旣立諸侯絕宗臧僖伯爲孝公之子是爲別子矣大夫不敢祖諸侯哀伯爲繼別之宗子由是而伯氏瓶臧文仲宣叔武仲皆大夫而爲宗子者也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

禘祫從先君數

閱二年注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何昉乎曰法諸天道而已矣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禘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禘曰禘祫何以從先君數

皇清經解

卷五 皇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八

曷爲而通數乎曰閏有定乎閏有定則禘祫不能無定曰又何以各自爲年不相通數乎曰此後世之失不足以難之且亦知不相通數之弊乎先儒議之詳矣唐韋縉禘祫年數議以爲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禘遞相承矣今廟禘祫各自數年兩歧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禘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旣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據此所議概可知矣况三年喪畢遭禘則禘則禘閏二年吉禘於莊公文文二年大事於大廟若非通數何以同在遭喪之後於閏則書禘於文則書禘經無譏禘祫之文也徐彥疏謂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此說非也卽如從僖八年禘數之十年禘十二年禘十四

年禘十六年禘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二年禘二十四年禘
二十六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年禘三十二年禘至文二年當
禘故文二年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也是準何氏之說
最爲精當豈有禘禘並作之理若準鄭氏三年喪畢而禘明年
而禘是以開元六年睿宗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不相通數
以至七禘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禘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
以爲一禘一禘五年再殷徐氏不明禘禘皆爲殷祭故有不合
五年再殷之說蓋當時鄭學盛行言禘禘者皆本禘禘志徐主
其說而不自知其倍於何注也宋書禮志徐廣等議曰何邵甫
注公羊傳云禘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
禘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按此乃與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五
注明經公羊禮說

九

注不異紹又云徐逸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
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禘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禘之文
旣無乖越五年再殷之制疏數有均枝之諸儒義實長矣審是
則徐疏之誤不辨可知矣

諸侯祭土

僖三十一年傳

何注土謂社也按傳不言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
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孝經說
社者土地之神白虎通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據此則知不言
社而言土者指五土而不指句龍鄭康成曰社爲五土之總神
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
功配稷祀之若王肅馬融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然皆人

鬼也而非地神鄭駁異義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社稷之神若是勾龍柱棄不得先五岳而食鄭氏之說諒矣足以破許氏之謬王肅難鄭馬昭之等通之宜崔靈恩是鄭而非王也蓋土是本名神之爲社傳言土者据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官社所配之人鬼可以任其推遷而五土之神終不可易孟子所謂則變置社稷者亦指所配之人耳

不郊而望

信三十一年傳

何邵公曰此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董仲舒亦云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譏之又曰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喪尙不辟况他物古春秋左氏宣三年傳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杜預注前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十

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二傳不殊而張洽汪克寬之徒虛肆莠言創爲謬說張以爲天王崩甫四月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汪以爲釋凶服而從吉則爲不孝於親矧郊之祭也孰是說者其亦未嘗從事於王制乎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縵而行事鄭志答田瓊曰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縵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王粲謂鄭康成伊雒以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儒先之說具在謀謀者何爲乎卽使以漢文使博士諸生刺六經申作王制漢儒之說舉不足信豈二傳之言亦不足信乎吾以爲棄經傳之舊文廢先儒之成說一掃而空之摭拾膚淺之言以立新義啟自啖助故史臣以爲徒合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助所階

已然則後世之見異思遷懼然顧化者無怪乎其比比然也嗚呼茂古荒經豈獨張汪數輩而已哉

練用粟主

文二年傳

有桑主何爲又作粟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藏於廟室所當奉祀故以粟主易虞主神無二主齊桓作二主孔子譏之作粟主則埋桑主也曰於練何也曰禮十三月而練練而耐廟若不刻而諡之禘祫時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明日以其班耐也曰爾雅耐禭祖注耐新死者於祖廟說文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耐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雜記自耐至於練祥大祝付練祥周耐在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十一

練前殷耐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遷廟矣曰凡耐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信乎曰此鄭氏之創說也若穀梁之義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据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据此又安有耐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理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穀所說皆殷禮有檀弓可證鄭氏之注士虞禮以爲卒哭而耐似太早故注檀弓云期而神之人情然又不可以殷禮而注儀禮故依違其辭云如祫祭訖主反於廟相似以經無正文故云然也然似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賈疏不破注非是而楊士勛之背注亦非也左氏亦云卒哭而耐耐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將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遂謂祭祀於寢不

同之於宗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後世於卒哭之後不祔廟三年而祔唐宋以來未之易也然亦非左氏之義矣用粟者何氏引齊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周人以粟是也與白虎通五經異義之說並同不作社主也

功臣皆祭

文二年注

注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按此春秋說文也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外此眾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注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高堂隆亦主周禮之說配食於烝祭後世有禘祫並及功臣者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三

梁武帝時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爲祫祭乃及功臣從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絜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從之按此諸說不同亦有由焉何氏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小祫大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小大旣殊則禘祫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祭宗廟据此則實維阿衡卽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說其般禮歟

躋僖公

文二年傳

兄終弟及之昭穆古今有二說焉一以爲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一以爲兄死弟及俱爲君則如父子故昭穆異其說皆自三傳啟之而注三傳者初不主後說也范甯曰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也故以昭穆父祖爲喻何休曰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杜預曰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次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孔穎達從而申之曰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以從毀知其理必不然而賈公彥之說則異是謂惠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三

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果爾是誠亂昭穆之序矣董仲舒何以謂躋僖公爲小惡耶許以其爲大惡鄭氏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於閔公上不順小惡康成何爲而駁叔重耶然則非三傳之過是不善讀三傳者之過也問者曰韋昭賈公彥之徒皆以爲臣子一例此非公羊傳之明文耶曰其說出於公羊而韋賈皆不得其解者也臣子一例此例自施之於服制必不可通之於廟制所謂春秋無達例也儀禮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後漢宋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大戴禮曰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由此觀之以弟繼兄可也卽以兄繼弟可也甚至

以叔繼姪亦無不可何休注曰臣之繼君猶子繼父其服皆斬
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舜之於堯本非父子至於終喪告廟與父
死子繼者無異是知虞繼唐夏繼虞一如啟繼禹而武繼文也
管之論帝系者曰虞夏商周一脈相承不啻如子之繼父孫之
承祖推而言之隱桓莊閔僖文一如文武成康故自繼代言之
文之於閔僖猶之乎祖禰也云爾若立廟而異昭穆是非父子
而以爲父子非祖孫而以爲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
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各爲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
將不得上及於祖耶而况生前則爲父子死後變爲祖孫生前
則爲兄弟死後變爲父子吾不知當禘祫之時昭穆合食一堂

將何以爲情耶後漢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在順帝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古

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
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議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
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上孔子譏之今殤帝在
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
不可亂呂勃議是也故沖遠以爲先儒無作此說者善乎何氏
之說曰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當各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
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各有所施也吾故斷
之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閔僖不得異昭穆門外之治義斷恩閔
僖遂儼如父子何也宗廟之內親親也朝廷之上尊尊也君子
不以親親害尊尊故曰先禰而後祖也

羣公不毛

文十三
年傳

鄭氏曰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按擇牲者卽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毀事用老可也注老謂雜色不純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爲而不純乎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尙不敢與文武同牲故以脊爲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也孔冲遠於祭義謂犧純色天子牲也牲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冲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

天子娶十二女

成年注

皇清經解

卷五 嘉吉

凌明經公羊禮說

五

徐氏曰唯天子娶十二女保乾圖文孔子爲後王立制非古禮也按徐說非也白虎通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蔡邕獨斷曰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鄭氏檀弓注帝營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荀爽曰天子娶十二女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据此數家之說皆以爲夏制安見其非古禮耶

弟無後兄之義

成年十五注

弟不可以後兄又曰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二者不同

將何是之從乎曰此義不明無怪乎轆轤而不可解也諸侯之禮與大夫不同諸侯以國爲體大夫不世豈可同哉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繼世不立則旁枝承統不獨弟之後兄卽以兄而後弟可也此但以國體爲重而不暇顧其私親至於大夫則不然白虎通曰諸侯奪宗大夫不得奪宗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卽如公子仲遂莊公之子也閔信旣立則仲遂爲別子矣以臣道事君無兄弟相宗之法與閔信有別又與後世爲始祖所謂別子爲祖大夫不敢祖諸侯繼別者爲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則仲遂之子歸父是也大宗無後不得絕以支子繼大宗可也然亦必取昭穆之相當者故漢安帝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非獨異姓不皇清經解

卷五皇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夫

可以亂宗卽別宗同姓亦不可當取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者喪服所謂同宗則可爲之後此不易之常經而仲遂則異是春秋之義元功之臣有誅無絕仲遂無元功而有太惡若據誅君之子不立之義則仲遂父子皆在誅絕之科本不當立後卽使違禮而立後亦必當取廢逐者之子姪輩而立之不當以弟後兄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孫以王父之字爲氏歸父之子稱仲氏可也歸父之弟稱仲氏則不可經不曰公孫嬰齊而曰仲嬰齊顯然爲歸父之子爲仲遂之孫矣悖禮害義無大於此者安得引閔信之例以相難乎

郊用正月上辛

成十八年傳

三代天子之郊無有用正月上辛者故何注云用正月上辛者

春秋之制也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此建子之月在當時周未有用建子之月者然則以何時郊按易說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三王則周在其中是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若云大司樂冬至祭天於圜丘此祭天皇帝北辰之星也其夏正郊天祭所感生之帝周以木德祭靈威仰夏正郊天后稷配冬至祭天帝學配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郊與圜丘異况圜丘名禘而不名郊祭法周人禘饗而郊稷故云周郊未有用建子之月者此也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月或云用冬至之日若用冬至之月而冬至不在建寅之月若用冬至之日冬至不恆在上辛故其說兩無据焉魯郊轉卜三正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皇清經解

卷五 享圭

凌明經公羊禮說

七

月上辛若不從則止設有定月定日又何待於轉卜三正耶况魯又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杜預云魯只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然魯不敢與周郊天同月魯既降下天子若必以建寅之月郊爲得禮是與周天子同用夏正有是禮乎繁露云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此與公羊說合而郊特牲孔疏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爲周郊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謂用仲舒之說不知何据至若王肅以爲周郊此不足怪不信鄭氏六天之說僞造家語以佐其說混圜丘與郊爲一謂冬至祭圜丘卽冬至郊天之證其悖於春秋之說也亦宜

仁之也 成十六年傳

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邱怖矣注
怖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劉倣曰仁行父
非也凡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又公羊說云時尙幼則罪在
正卿矣春秋何故反仁之乎按劉此論可謂陋矣仁與人通表
記注引此作人之方言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劉
不知仁與人爲通用之字而妄發議論如此然則何爲仁之乎
傳曰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
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
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注痛傷忠臣不得
其所問者曰必痛之何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其
行合禮其志可哀也穀梁傳錄母之變始人之也此亦如公羊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六

閔錄之辭

夕牲告牲后稷

成十八年注

夕牲之禮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之夕牲在郊不在廟宗
廟之夕牲在廟何注夕牲告牲后稷此是祭后稷而告牲非郊
天而告牲於后稷之廟也徐疏以爲古禮郊之前日午後陳其
牲物告牲於后稷事不經見此臆說也陋儒猶欲強爲解說是
逐狂而東走也傳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
神也按禮器注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
類官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喪服小記注祭天則
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据此則告后稷以配天不聞郊
之前一日告牲於后稷也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廟

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據此告卜郊於祖不聞郊之前一日告牲於后稷也孔賈之疏皆云卜法在祭前十日據此卜日告廟夕牲又云廟是十日之中告廟二次祭不欲數之謂何而謂古禮有之乎若云卽以下日告廟之時又告牲於后稷則告牲當在祭前十日不得謂郊之前日午後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疏若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據此言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則享牛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矣然則夕牲告牲后稷何以不指類宮之祭而必欲以爲郊天之牛夕牲告牲后稷乎又充人展牲則告牲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九

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疏此舉漢法以况之據此特牲饋食是士祭宗廟之時何嘗不告牲魯祭后稷而反不告牲耶說文牲牛純色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據此正是灌而迎牲殺牲告牲又安有告牲於后稷之事况充人疏言漢法以况則古禮已亡舉今以證古也使古有其禮鄭必不舉漢法以况矣而况漢法郊祭之夕牲告牲於壇不於廟尤其明證也後漢書禮志正月天郊夕牲書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又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注周禮展牲于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牽

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膾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座前一奠太祖座前今之郊祀然也据此亦何嘗有郊牲必告於廟之事按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七年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夕牲必躬臨拜据此則宗廟夕牲之明證也又按魏書禮志秘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與否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注曰先仁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据此郊是一事告廟又是一事設使郊牲必告於廟魏主又安得而欲廢之耶公羊所謂用者不宜用九月當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辛

用正月或人所謂用者用后稷以配天然此處當指不宜用九月不當指用后稷以配天者九月用郊失禮之大者郊旣不可祭后稷亦不可矣祭后稷失禮之小者故云小大盡譏之僖不郊而望故但譏其小此已郊知不獨譏小也若以用爲告后稷則經不當云辛丑用郊蓋告后稷在祭前十日夕牲告牲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凡辛丑已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氏遂舉郊之前日午後以實之近於鑿矣何鄭同時鄭氏云若今夕牲矣疏謂舉漢法以况之然則何氏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以言古禮不亦慎乎

作三軍

襄十一年經

周禮之制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

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是也古春秋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以其事省蓋總監之而今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供乃作中卿官以益司馬踰王制矣故書而譏之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据此則魯本二軍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僖公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復周公之宇故以三萬爲三軍若云舉大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三

數而言之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爲四萬又不當言三萬言三萬則其爲二萬五千人可知鄭此箋有所未安故答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故兩解之据此則魯本無三軍而又何疑焉曰經何以言三軍而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曰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曰春秋之兵多以師名今言軍而不言師何也曰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言之故鄭志答趙商云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大數則乃言軍耳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爲三軍之將魯卿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

有四五乎而趙氏不察遂執此以駭公羊十年經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又不得藉口於卿有四五也

王猛入於王城

昭二十二年傳

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注据未踰年已葬當稱子劉敞曰非也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如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按劉說妄也說有彌近是而大亂真者不可以不辨方喪未葬也則康王之誥無遺鞠子羞傳稚子康王自謂也左氏僖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若既皇清經解

卷五 宣姜

凌明經公羊禮說

三

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雜記君薨太子號稱子又此經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是也若三年之內則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若三年除喪之後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白虎通父歿稱子某屬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又按詩序閔予小子箋除武王之喪朝於廟也疏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古之人已除喪尙有不忍稱王者有未踰三月而稱王者乎劉好爲此黷亂不經之談何也鄭伯不子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王此豈在喪之常辭乎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然則不當稱王而稱王則其當國之情可見矣於猛書王所以

如其意以著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猛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繫乎此矣此游夏所不能贊者也然非好學深思之士比而同之不可得已故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問者曰何以下文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於狄泉則子朝之篡不嫌不明春秋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從省文例也若於王猛之篡不明一年之中書王見其已立也書入明其爲篡也書子見其未踰年也難者曰天王入於成周何以亦書入也曰美惡不嫌同號也俗儒不察往往執此類以相難而不知小辯之破道也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豈亦未之聞耶曰必兩書王猛何也曰書王猶書國也書王猛入於王城猶書齊小白入於齊也若不書王安知以國氏而起入爲篡乎故兩書王猛也孟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發明經公羊禮說

三

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而爲風矣目爲常辭是何足與言春秋

諸侯僭天子

昭二十二年傳

後漢五行志注引春秋考異郵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今按傳稱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之屬諸侯之僭可得而指焉至於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冊仲舒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色貢禹傳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然亦未知過天道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又何所證也及觀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鄭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鄭司農云天

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是知古人立言無一字無來歷者惠氏棟批周禮駁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卽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卽皋陶謨子欲觀古人之象無天地可乎鄭氏精於三禮而疎於諸經易學尤疎故言有缺誤按惠說非也鄭氏亦嘗注書注易未必如是之疏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地引十二章欲以何明也况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言取象而已後王於日月而外並天地而繪繡之矣故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元而地黃故云畫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氏云乾坤卽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劉向說苑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曰周史來言周廟燔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皇清經解

卷五 皇清經解

凌明經公羊禮說

十四

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廟是以知之合觀諸說不獨春秋見嚴顏之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貢禹董仲舒劉向鄭康成皆公羊經師今其言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而盡廢之矣

不蓑城

定元年傳

公羊之義不絕異說一事兩義往往並載傳不蓑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詩毛傳蓑所以備雨何氏望文生義以漢法况之故云若今以草衣城如魏志劉馥傳以草苫數千萬枚天雨城欲崩以苫蓑覆之此其證也何注又云禮諸侯爲天子治

城各有分丈尺按此卽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也蓋何氏見當時經師有作衰城者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仲幾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師古注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此與何氏後說同何氏据胡母生之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各異故兩存其說或曰說文無蓑字蓑本俗字在二十九字之中公羊傳本作衰蓑是淺人所加經傳不當有俗字此說非也若以爲說文必當從闔然公子陽生何不据說文改爲覲然乎階階而走何不据說文改爲是階乎况釋文亦云蓑或作衰陸氏所見已有兩本不同何必據衰以改蓑而不存古人之舊乎嗟乎爾漢經師知三家經傳有異同如賈馬之傳但臚其異同而不執一定之見以刪其異者非不知趨簡易然而不敢也至

皇清經解

卷三章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五

俗儒逞臆奮筆直改使古字古義湮沒不彰者不知凡幾豈不痛哉若云開成石經作衰春秋有嚴顏之別且不得据漢石經以改之何論於唐况唐石經字乖師法已爲劉昫所譏安見其可從耶若云經傳不當有俗字吾應之曰何蓑何笠見於毛詩橐車載蓑笠見於儀禮况石經於詩作何蓑是自亂其例也而又何說焉

更受采地於京師

定四年注

何注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按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禮運所謂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尙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

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封之人此謂之興滅國繼絕世紀季以鄩入於齊鄩卽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滅之證其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子授子之榮今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白虎通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尙書大傳與繁露齊國篇所說同蓋指始封之采而言之大夫所以有世祿也若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鄭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者采取其賦稅而已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

皇清經解

卷五 皇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美

天子雕弓

定四年注

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按敦弓疏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事不經見未必然也然荀子大略篇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孔氏未之見耶荀子爲先秦之書具有其文何氏亦非無據矣彤弓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釋文茲音盧黑弓也傳彤弓朱弓也彤盧之名亦散見於經諸侯彤弓之說無疑矣敦弓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疏敦與彤古今之異彤是畫飾之義然則天子雕弓之說亦無疑也徐疏解云古禮無文未免失之於鹵莽

璋判白定八年傳

何注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徐疏何氏與鄭同按此疏大謬不然鄭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禩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禩以璋瓚疏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則此言灌事祭宗廟也按何氏謂判半也半珪曰璋與毛同而鄭以爲璋瓚與何異何以爲郊天鄭以爲宗廟之祭絕然兩途而徐謂何與鄭同其亦不察之甚矣何氏郊天之說出於仲舒之繁露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皇清經解

卷五 章差

凌明經公羊禮說

毛

於此可證何氏之說有自來矣鄭以上章爲郊天此章爲祭宗廟徐亦沿上章之說而致悞與

皆毀廟也

哀三年傳

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殺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者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後用貢禹之議以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

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

喪以閏數

哀五年注

喪有以閏數者九月以下也喪不以閏數者期與三年也大功以下本以月數故數閏期三年之喪本以年數故不數閏閏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禮有取於三年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公羊曰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故以爲閏也按今喪期若不沒閏是不漸三年之氣且以閏附前月而與二十五月之例不符矣至於五月九月三月之喪本以月數何氏曰喪數略也以月數

皇清經解

卷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天

恩殺故併閏數班固鄭元射慈賀循之倫咸無異議晉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孔粲謝攸皆引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則乙未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戴謚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王彪之曰吳商中材小官非名賢碩儒爲時準則又取閏無證據直掣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徐廣曰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不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始過矣鄭襄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月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爲閏益月耳非正月

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按何氏謂碁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是以閏在喪表則沒之始死之月則不沒若范甯之說雖始死亦當沒閏與何異也宋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祥周忌當在六月爲取正之月爲忌謂正閏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按忌取周年今十二月與閏前月之說同與始死數閏之說異南齊皇太子穆妃以七月薨其年九月閏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完

小祥至於祥月不爲有疑否左僕射王儉等議以來年五月晦小祥至梁天監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按是又爲調停之說而不合禮經之舊制矣北魏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一月而龍虎並數開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按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龍虎罪亦不合刑忽忽之失宜科鞭五十按是三年之喪數閏而遭罪遣也世謂六朝之人放於禮法之外而豈知南北諸儒於服制如此其嚴哉隋開皇之初太常牛宏撰定禮志三年及喪期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開

元禮同按此與何氏始死數聞之說不同其餘又何嘗佛異也哉

行夏之時

哀十四年注

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酉狩獲麟注乃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爲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證已此假以爲後王之法當用夏正而並非顯然以改周正也至宋人說經往往鄉壁虛造遂謂以夏時冠月趙氏泂駁之曰周人改時改月如使周不改時則聖人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用夏變周則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哉趙說足以正宋儒之失按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据此則知夏小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三

正農緯厥未記於夏之正月幽風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尙正朔服色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則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